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鑑  
第六十回 金吉甫歸結品花鑒 袁寶珠領袖祝文星

話說新年已過，又到元宵，六街三市，火樹銀花，好不熱鬧。子雲於□三日請了華公子、田春航、梅子玉、史南湘、高品、顏仲清、劉文澤、王恂、蕭次賢、金粟、屈勤先，並九香園諸人，作一大會。琴仙見了華公子，尚有些不安，華公子也不問起前事，以禮相待。此時琴仙已出了旦黨，入了士黨，但從前作旦時傲睨一切，此刻倒謙謙自守起來，因此上下諸人更加尊重他，絕沒有一個人笑他。琴仙對了那些名旦，還是從前一樣，並不生疏。是日觥籌交錯，晚間燈火交輝。華公子進城後，子雲又將那些燈試了一會，如見萬花齊放，炮竹之聲，聲聞數里，二更後方煮茗清談。琴仙一身歷盡艱辛，此時才覺魔難盡釋。然回想蕭寺淒涼，孤燈殘月，真如夢覺。次賢又將琴仙從前的夢境，向吉甫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吉甫因笑向子雲、次賢道：「九香樓絕好一個花園，百花全有，如今單有一個花神牌位，且在隱僻處，與土地祠一樣，豈不褻瀆花神？我擬借他們九個作個九香花史，眾位以為何如？」

眾人均以為奇，同問道：「請道其詳。」次賢道：「我久有此意，我欲畫他們九個的小像。今你既有此意，妙不可言。我明日一一畫出，就請你潤色潤色，就刻石供養在這九香樓下，做個花神。但只有九個，湊不出□二個來。」眾人亦同說大妙。吉甫道：「我倒有一個主意，但不知可行不可行？」

子雲問道：「怎樣呢？」吉甫道：「花神若定要□二位，也可湊得上，只要把屈道翁做了夫蓉城主，再借重玉儂的前生所說那杜仙女，湊上玉儂，不是□二位了？」春航道：「妙，妙！此像要畫得像，不必說真姓真名，綴個別號，每人做一篇贊語，說得似真似幻的，要與人花兩合。」子玉道：「這個圖怎樣的好呢？還是單畫人，還是補景呢？」仲清道：「自然單畫人，一並的畫去，後就綴小傳一篇。刻石之後，可以拓出來，或裱冊頁，或裱手卷，皆可傳世。」文澤道：「做兩塊好，就鑲嵌在東西兩楹。」王恂道：「若畫杜仙女，就畫他在採蓮船上的樣子。」吉甫道：「玉儂夢見那面鏡子，必非無因。我畫條龍執著這面鏡子，就做頭幅，好不好？」大家說道：「好。」子玉道：「這雲龍人必猜有個寓意在裡頭呢。」子雲道：「這□一篇傳贊，各人分了罷。」次賢道：「好。這一番大著作倒要借吉甫以傳。」吉甫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

次賢道：「不必過謙。道生先生故後，筆墨之道，自然要讓你，大家公論，何必推辭。我就做雲龍那一幅，作好了，你再給我改改。」子雲道：「自然是借重你們二位。那□篇如今是這樣，各人拈鬮，拈到誰是誰。華星北也叫他做一篇在內。」南湘道：「甚好。」於是寫起鬮來，將屈道翁與杜仙女、屈琴仙分做二鬮，其餘九人分作九鬮。說也奇怪，想必文字有靈，前生緣法，子雲拈了道翁，子玉拈了杜仙女、琴仙，金粟拈了寶珠，春航拈了蕙芳，仲清拈了琪官，文澤拈了春喜，南湘拈了蘭保，王恂拈了桂保，高品拈了玉林，次賢拈了漱久，單拈不著素蘭，只好送與華公子去作了。眾人分派已定，子玉說道：「做傳容易，畫畫難，還要刻石，更須時日，不知幾天可以告成？」吉甫道：「不消多日，碑是磨現成的，一面畫，一面就叫季□矮子找人刻，大約□幾天是必要的，嵌好這些碑，也要幾天。我們這一敘，總在九香園了，索性多歇幾天，我好加意畫畫，到二月初一日，在九香園聚會罷。」大家都說有理，於是各散。

子玉同了琴仙回家，正是內有韻妻，外有俊友，名成身立，清貴高華，好不有興。子雲寫了一札與華公子為素蘭作傳。這邊次賢妙腕靈思，畫了□天才成。畫成又請吉甫一一的改好，畫一個，刻一個，倒也甚快。子雲因受了感冒甚重，不敢用心，囑將道翁、琴仙、杜仙女畫在一幅，並求子玉作贊。到二□七日，連傳贊都刻起，係是各人書丹。二□八日就搬往九香樓鑲嵌，一日完工。

三□日，琴仙先到九香園看碑，九旦同到樓下。琴仙道：「今日也應祭一祭花神，明日我們方可聚會。這個花神就是我們的像，若叫他們來祭，我們也當不起，就是我們□個人祭一祭罷。」蕙芳等皆以為是，便設了酒果，焚了好香，□人齊齊拜了。琴仙看東楹嵌的第一方畫，上雲下水，雲水中間，隱著一龍，露出一爪，托著一面鏡子，上題曰：

《品花寶鑑》。刻著次賢的贊語是：

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雲生九霄，水出重淵。神奇變化，氣象萬千。靈珠之圓，明鏡之懸。燭微照幽，隱奸顯賢。如月之臨，如水之鮮。亦曰其□，而妍其妍。

第二方畫的人綸巾道服，左右侍仙子女各一，題曰：

總持九香花主、三閭道君及左右花史杜仙之像。下有贊語，是子玉手筆：

公氣為雲，公神為水；在天在地，靡盡靡止。司文曰郎，司花曰主。列宿之精，群芳之祖。左英瓊瑤，右青珊瑚。一氣二氣，同歸殊途。五色炫彩，九華流香。心花意蕊，文運之祥。

寶珠道：「這幾篇贊語實在做得好。若將我們實事敘在裡頭，雖然不致辱身，究竟也為賤行。」蕙芳道：「可不是！你看那些花譜花評，雖將那些人贊得色藝俱佳，究不免梨園習氣。

我們這一關倒可以算跳出了。」素蘭等皆點首浩歎。

琴仙再看第三方，畫一個仙女，雲鬢霧縠，清豔絕倫，手拈一枝蕙花，琴仙已知是蕙芳。看題的是：

錦文花史蘇仙。是春航一篇跋語：

錦文花史蘇仙，性靈慧警悟，色如瑤瑜。搏雪作膚，鏤月為骨。常散花而翦彩，亦擲米以成珠。狡獪神通，均出三昧。曾遊戲人間，使留恨於碧桃花者有焉。江臯仙影，時去時來；洛浦神光，乍離乍合。蕭史常垂於彩鳳，裴航終隔於藍橋。是宜結□重珠網，護金屋於群玉山頭；何幸啟九疊銀屏，窺素面於瑤臺月下。

琴仙道：「這個跋語跋得甚切，『狡獪神通均出三昧』二語尤妙。」蕙芳笑道：「憑他怎樣講，那裡還算得我們？」看第四方，一個仙女月佩霓裳，□分嬌豔，手捧明珠一顆，題曰：

弄珠花史袁仙。有金粟贊曰：

仙露在霄，明珠出海；和神當春，秀氣成彩。不脛而走，不夜而光。瓊花瑤蕊，國色天香。珍珠飾車，雲錦縫裳。金枝翠羽，玉□明■。華月光滿，蓬山路長。既美且都，亦風而雅。學士滿宮，首推大舍。

琴仙道：「瑤卿之■豔韶華，卻一齊被靜宜畫出來，吉甫贊出來了。」寶珠道：「算花神罷了，我也配這樣？」看第五方，畫一個仙女，意致飄灑，素豔欲流，手拈蘭花一朵，題曰：

素心花史陸仙。下有小傳，為華公子撰：

陸仙性敏悟，姿容絕世，才藝過人。常衣紫綃衣，行吟風露間。其竟體之清芬，與蘭香蕙馥相表裡也。工詞善書，流露人間，購之者千緡不獲焉。昔鍾嶸評詩，調顏延之鏤金錯彩，不如謝康樂初日芙蓉。素面風流，是為絕豔，仙殆蓮花化身者歟？

琴仙笑道：「這幾句倒比香畹的小照還畫得像些。這『紫綃衣行吟風露間』與『蓮花化身』之說，卻移不到他人的，真是你。」素蘭笑道：「我如何敢當？大抵既贊花神，自然就要竭力贊揚的了。」琴仙再看第六方仙女，纖纖弱質，□軀舞凌風，有掌上輕盈之態，頭上戴著金步搖，題曰：纖纖花史金仙。下是蕭次賢的七律一首：

蛾眉新月露纖纖，光彩天然不用添。

駕錦裁成九華帳，鮫珠穿作□重簾。

隱身閨苑依瓊樹，返劫□□典玉籤。

只恐留仙留不住，曉風吹上綠雲尖。

琴仙道：「將瘦香的神情骨相全寫出來。」漱芳笑道：

「我這個瘦字倒有些像，別樣真令我慚愧死了。」再看第七方畫的仙女，在兩棵玉樹之下，有玉樹凌風之致，題的是娟娟花史李仙，是高品的詩。琴仙道：「高卓然肯說好話嗎？」玉林道：「這一回倒沒有刻薄人。」蕙芳道：「這首詩，算卓然極要好的了。」琴仙看是：

花情月色想娟娟，玉樹臨風更裊然。  
帳裡不知蘭麝貴，夢中羞作雨雲仙。  
珊瑚枕上生紅暈，翡翠樓頭鎖綠煙。  
謫往天臺守孤另，碧桃流水自年年。

琴仙道：「真說得好，將佩仙濃香秀韻一齊寫出來了。」玉林道：「這首詩究竟也不甚好，還有些刻薄，你看帳裡夢中等句，有什麼好呢？」蕙芳道：「這倒沒有什麼。不過寫的嬌豔尊貴處。」寶珠道：「卓然這等詩，就算他的好心了。若要他做莊重些，他也未嘗不願，但他那油嘴油舌說這慣一派。你們看他生平說過幾句正經話來？吉甫說他去年到京來有個笑話。卓然有個表叔，請他吃飯，還有好幾位客坐在那裡，表叔問他道：『你去年回家，見我家裡可好麼？』卓然道：『很好，前月表嬸又生了個表弟。』那表叔一聽唬呆了，想道：我三四年不回家，怎樣會生了兒子？當著人又不好問他，那些客雖也聽得不順耳，但或者他說別個表嬸，也就過去了。到客散後，表叔問他：『方才這句話是怎麼講？』你們想想卓然怎樣回答？他說：『我與表叔初次見面，自然要找句吉利話說，我隨口找著這句，其實沒有的事。』氣得他表叔要死，然也奈何他不得。他的長親，尚且要頑笑頑笑，何況他人？」眾人大笑道：

「那吉甫的嘴也不能讓他。」又看第八方，畫一個仙女，玉貌錦衣，腰懸秋水，似公孫大娘模樣。題曰：俠隱花史王仙。琴仙知是蘭保，下看史南湘的七古：

我觀王仙舞神劍，手掣寒泉一匹練。擊擊羯鼓始三過，溜亮風生已迎面。彩虹映水合成團，流電穿雲曲如線。破開點點綠沉槍，撥落紛紛大羽箭。錦衣玉貌何聘婷，白咽紅頰長眉青。

雲裾輕曳錦靴起，去如飛鳥來如靈。四方觀者圍成堵，不羨英雄羨媚嫵。綠雲堆鬢翠鬟新，九梁插花步搖古。妾借防身不愛名，嬌燒我自惜輕生。請看世上黃衫客，多少恩仇報不成。

琴仙贊道：「這首七古，實在做得好，念去比《公孫大娘舞劍器行》還刻畫得入細。」王蘭保笑而不言。蕙芳道：「去年奚□一開來，幸虧著他，我就沒有法了。」素蘭道：「原來你也怕奚□一，難道他比潘三還利害麼？」蕙芳道：「潘三是個無用的人，那奚□一開起來，就與前日魏聘才使來的車夫一樣，你怕不怕？」蘭保道：「那天適或我不在家，你便怎樣？」蕙芳道：「我就躲開不出來了。」琴仙問奚□一怎樣，蘭保將他的樣子學了一回，琴仙也覺好笑。蕙芳道：「聽得奚□一出京去了，但我前日在剃頭鋪裡看見一個人，很像他那一天帶來的那個小子，就不是他，也必是他的兄弟，再沒有這麼像的了。」蘭保道：「或者奚□一沒有帶去，也論不定的。那個狗小子，也只配做剃頭的。」琴仙又看第九方，畫一株梅花，有一隻喜鵲，梅花下有一個仙女，題曰：報春花史林仙。看有劉文澤一首小賦：

梅花枝上鳥報春，梅花樹下倚玉人。杜蘭香嫁不可見，綠萼華來幸接真。翠袖翩躚，縞衣自妍。韻生骨裡，秀出天然。

卻珠鈿而愈美，洗脂粉而尤娟。纖纖兮雲間新月，淡淡兮花外晴煙。秋水盈浦，朝霞麗天。斯何修而若此，得非人而果仙。

蘭自秀兮菊自芳，思美人兮何日忘。蓬萊清淺不可到，我欲從之騎鳳凰。天風急吹袂，玉露冷沾裳。吮纖毫而抒寫，對玉貌而傍徨。

琴仙道：「好賦。正是松風竹雨，仙露明珠，將你那清映娟秀，都一齊刻畫出來。」春喜道：「這是前舟在那裡認真做賦，忘了題目了。」琴仙道：「卻也是你的光景。」再看第□方，是一個桂樹下有個仙女，姿致風流，青眸善盼，題曰：

蟾宮花史王仙。知是桂保，有王恂五古一首：

青青月中掛，花開已及秋。皎皎蟾宮女，臨鏡常自愁。自從竊藥奔，與世無因由。廣寒二萬戶，珍珠□二樓。圓圓復缺缺，輪轉日一周。世人徒仰望，不見蛾眉修。蓬萊水清淺，或可操神舟。銀河望隔浦，七夕訴離憂。唯此一輪月，梯虹亦難求。安得張麗華，縞素來嬉遊。

琴仙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讀之令人口齒俱香。蕊香真像嫦娥。」桂保道：「不是我，這是蟾宮花史。」眾人說道：「這些詩詞贊語，他們倒是爭奇角勝，那裡記著本人？就是竹君的詩，與靜宜、庚香這兩個贊語，倒是切定題目說的。」琴仙道：「都切得很。你將這些詩更換了人，便不像了。」寶珠道：「只有靜芳那一首，再不能更換的。」琴仙再看第□一方，畫一個杏花，下有一個仙女，珠腰玉袂，□分嫵媚，題曰：

及第花史。知是琪官，看顏仲清的序文：

及第花史秦仙，嬉戲人間，見之者有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之比。明眸善睐，笑靨常開；豔粉綵情，斷紅映肉；裊釵雀化，明鏡鸞飛。貯金屋以何嫌，映玉屏而同色。然而久心未許，烈性常存。當機織女，屢見投梭；出水神妃，未逢解佩。雲袿風動，生步步之金蓮；霧縠香飄，訝朝朝之瓊樹。誰不曰人間絕世，亦何愧仙處無雙。若論六宮粉黛，定讓龍頭；以雲一歲花司，是真鳳尾。

琴仙痛贊了一會。蕙芳道：「你看這些詩文，各有體裁，正是格律不混，體制判然，都是作手，難定優劣。」琴仙道：「雖是些小文章，但吉光片羽，彩散人間，終勝雀屏五色。有此一贊，也不孤負我們數年辛若了。」眾人都皆歡喜。

琴仙就在九香樓吃了飯，坐了閒談。寶珠忽然說道：「今日眾兄弟都在一處，我想我們這□個人，同在京師沉淪菊部，如今個個跳了出來，雖然其中受苦的受苦，安逸的安逸，但自此以後，只要各人安分守己，想必沒有風波出來。但我們這一班人，也算不得世間少有的。那一班名士將我們抬舉到這個地位，那倒是世間少有，你們心上感激不感激呢？」眾人道：「豈有不感之理。」寶珠道：「感激便思怎樣報答呢？」眾人皆不能對。寶珠道：「我想個報答的法子。他們既將我們刻了像，做了花神，我們何不也將他們刻了像，就在樓上供養起來？他們稱我們為花史，我們就稱他們為文星，仿司空《詩品》，各作四言贊語一首，刻在上面。你們想這個報答可好麼？」素蘭道：「這個是極妙，但我們的詩配不上他們。且請誰畫這些像呢？」蕙芳道：「就是瑤卿，你與小梅兩人分畫罷，也不必畫服飾，不衫不履的最妙。我們今晚先把贊語做起，明日與他們看看，然後再畫。我們就各人選各人的禮，一個贊也不甚費力。」

琴仙心上甚喜，就辭了回家，到晚上構思起來，子玉面前也未講起。這一晚各人的贊已做成。

明日，琴仙先到九香樓將贊與眾人看了，大家拿來評定一會，又各自斟酌一會，再公同推敲一會，盡善盡美了，寶珠便騰在一處。諸名士紛紛已到，華公子、金吉甫也都到了。大家果然要祭花神，寶珠等攔住了，然猶擺了香案，各名士奠酒焚香，就沒有下拜。然後在九香樓下擺了四席，序齒而坐。這一聚，正是人人意滿，個個心歡，毫無不足之處。而且羅列珍饈，橫陳肴錯，花香人氣，繚繞一堂。

酒至半酣，寶珠避席致辭說：「寶珠等□人同人迷津，今登覺岸。將來勉蓋前愆，勤修後果，得齒於人，皆諸貴人提拔之力。但感恩有心，報德無力，唯有日■清香一炷，以祝諸貴人福壽綿長，榮華白首。昨日我等□人公同商議，亦欲在九香樓上，供設諸貴人文星祿位，也照樣刻石，朝夕頂禮皈依，且各綴數語於後，當虔心誦佛。不識諸貴人不以賤地為鄙，俗筆為褻，使我等得遂所願否？」眾名士大喜，個個情願，倒翻謙讓了幾句。寶珠又道：「度香先生提唱風雅，只得另立一品，在各位文星之上，曰：群仙領袖。未知諸貴人以為然否？」眾人皆說：「是極。」子雲說：「這個何敢？」寶珠就將詩稿恭恭敬敬的取出來，卻已騰在一處，

端正的楷書。除群仙領袖徐文星之次，皆以年齒定的先後，第二是仙中逸品蕭文星，第三是仙中趣品高文星，第四是仙中狂品史文星，第五是仙中高品顏文星，第六是仙中和品劉文星，第七是仙中樂品王文星，第八是仙中華品田文星，第九是仙中豪品華文星，第十是仙中上品金文星，第十一是仙中正品梅文星。眾名士謙讓道：「這些個品格過於謬贊了。」遂看第一首，是他們□人公撰的，題曰：

《群仙領袖》：

群仙領袖，能兼眾為。不脫不黏，不即不離。得大自在，具廣設施。亦無我欲，亦無我私。素月流天，照靡有遺。青空無雲，霄露自降。大鐘中虛，寸挺可撞。

第二首是金漱芳題的《仙中逸品》：

惟逸故淡，惟逸故閒。鶴鳴在林，雲臥於山。秋花娟妍，清風往還。望彼竹林，客有笑顏。濯足清澗，抱琴禪關。江臯有梅，籬落有菊。小窗分茶，松花自熟。

第三首是玉林題的《仙中趣品》：

亂頭粗服，不亞妍妝。嬉笑怒罵，皆成文章。東方詼諧，淳於隱藏。顛倒四座，縱橫滿堂。言不為虐，行不失方。悠哉悠哉，聊復爾爾。彌勒一笑，皆大歡喜。

第四首是王蘭保題的《仙中狂品》：

呼龍耕煙，磨刀割雲。狂飈四起，落花紛紛。手捉明月，腹曬斜曛。悠悠青天，落落人群。醉死醉生，我不與聞。碧海騎鯨，瑤京散髮。冠裳自嘉，奈此仙骨。

第五首是秦琪官題的《仙中高品》：

孤鶴沖煙，歸鴻遠飛。渺渺天際，雲間翠微。獨立千仞，好風吹衣。秋庭仰望，月明星稀。古松自挺，碧蘿難依。太華入雲，蓬萊隔水。誰登其峰，徒興仰止。

第六首是林春喜題的《仙中和品》：

五味調劑，五聲和平。暖氣入律，春風自行。旭日靄靄，晴光爭明。雲輝錦集，月滿川盈。《霓裳》一曲，《簫韶》九成。不矜不莊，或休或暇。惠而好我，是曰柳下。

第七首是王桂保題的《仙中樂品》：

粹然中和，其樂陶陶。軫哇悉泯，坦白是交。醉月秋夕，擁花春朝。洞房香暖，金殿聲高。心香吐萼，意蕊含苞。曰富曰康，如賓如友。妻子好合，父母眉壽。

第八首是蘇蕙芳題的《仙中華品》：

錦衣畫行，玉貌簪花。璧月宵滿，明珠吐華。旭旭朝陽，燦燦流霞。金盤承露，粉壁籠紗。莊嚴妙相，天女笄珈。玉佩自鳴，貂褕為飾。雲近蓬萊，望之五色。

第九首是陸素蘭題的《仙中豪品》：

佩刀列戟，鑄券剖符。以我如意，碎彼珊瑚。紫絲步障，紅錦貂褕。浩歌落落，噴玉噴珠。太白自賞，擊缺唾壺。朔風橫空，雪花如掌。吹角輪臺，久無嗣響。

第十首是袁寶珠題的《仙中上品》：

無上上品，首推此君。靜者多妙，飄然不群。具大智慧，博學多聞。溫良沖淡，《九丘》《三墳》。磊磊落落，抱璞含芬。高談雄辯，說劍論文。不合時宜，瀟灑凌雲。

第十一首是屈琴仙題的《仙中正品》：

朱為正色，雅為正聲。射以觀德，惟身是程。哀樂至性，而無過情。珠光月彩，內蘊晶瑩。虞弦夏舞，景運休明。醴泉非水，瑞芝非草。景星慶雲，僉曰恒少。

眾名士看完，喜動顏色，痛贊不已，說道：「可謂木桃之投，而得瓊瑤之報矣。」是日暢飲歡呼而散。

素蘭與春喜各畫幾日，摹上了石，將贊語書丹，共有二□餘日完竣。擇於三月三日，供設九香樓上，為長生祿位。琴仙過來與寶珠商量，必須作一篇祝文，方表誠意，寶珠等深以為然。於是□人公同斟酌，湊在一篇文，改削了幾遍，倒也不見聯綴痕跡。寶珠道：「明日公祝，須請齊了諸名士來。再，我們跳出梨園，從前一切的所有之物，都用不著了，孽根須淨，色界盡除，將那所存的釵鈿首飾，當著眾名士，一齊熔化，舞袖歌裙，則一火而焚之，豈不爽快？」眾人道：「正合我等之意。只有琴仙沒有這些東西了，大家檢出來聚在一處，明日焚化。」到了初三，九香樓上香花簇擁，蔬果紛陳，花排姐妹之班，雁次第兄之序。寶珠虔誠恭敬，鋪設了一會，諸名士齊到。

上得樓來，已見紅燭雙輝，香煙雲繞。□花史請他們坐了，便齊齊的拜起來，諸名士如何肯受？連忙扶起。寶珠道：「昨日玉儂說的，要做篇祝文，我等胡亂湊了一篇，還求改正改正。」

便將祝文拿出來。高品道：「好的，我就讀起來。」高品高聲朗讀，諸名士傾耳而聽。聽得高品讀道：

維年月日，九香樓弟子花史袁寶珠等，謹□百和之香，釀百花之酒，獻於諸文星之座而祝曰：維彼文星，川岳之靈，左奎右壁，緯史經綸。故在天為列宿，在世為傳人。其光明也如火，其和煦也如春。其根於性也，為綱常倫紀；其見於詞也，為變化奇神。言必由中，情多自妙。天籟一聲，空號萬竊。緒觸而紛，絲縈而繞。對鏡自看，顧影獨笑。索實於虛，辨惡於好。春風秋月，不知其他。明眸皓齒，當如之何？粉白黛綠，鐵馬金戈。清歌宛轉，妙舞婆娑。倏若馳驅，委若逝波。傷古今之一轍，恒日月之消磨。鑿彼造化，作為文章。群分以物，類聚以方。酬□太白，顛倒雌黃。和於琴瑟，亮比笙簧。纏綿騷雅，姿肆韓莊。不怪不亂，取豔取香。寓意嚴正，措詞明光。朱霞麗天而絢彩，金刀映日而生芒。泉瀉潤而注急，花凌風而舞狂。秋零一庭，殘香數星。鬼則夜哭，神則晝驚。鑄鼎象物，盡相窮形。魔女旁立，龍姑前迎。金枝翠羽，電掣雷鳴。拂箋霍小玉，捧研董雙成。神娥授筆，使之為文。祝曰：筆之色兮有五，筆之花兮半含吐，砒石匄聲擊天鼓，青鸞鳴兮紫鳳舞，小言詹詹兮足千古。

祝文讀完，眾花史齊齊下拜了，便將那些舞衫歌扇、翠羽金鈿，在園中太湖石畔燒化起來。諸名士看那火光五色，吐金閃綠。將到燒完時，忽然一陣香風，將那灰燼吹上半空，飄飄點點，映著一輪紅日，像無數的花朵與蝴蝶飛舞，金迷紙醉，香氣撲鼻，越旋越高，到了半天，成了萬點金光，一閃不見。

園中萬花如笑，顛巍巍的像要說話一般。正是：

親逢天女散花時，手授生花筆一枝。

碧海愁多填未滿，蓬山路遠到無期。

風塵面目輪蹄跡，徐庾文章溫李詩。

我自有情君莫問，此中得失寸心知。